◆逢每周二、六刊出，投稿請至：feature@wenweipo.com

良心茶遊記

◆良心

普洱古茶第一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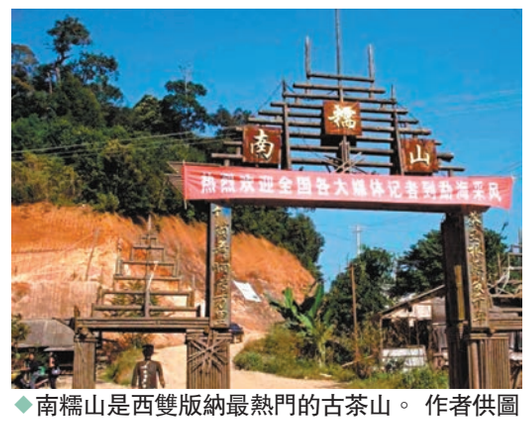
2008年12月19日上午，彭哲主任帶我們前往號稱「普洱古茶第一山」的南糯山參觀。這是我學茶路上走的第一座著名普洱茶山，心情未免有些激動。南糯山位於西雙版納首府景洪市與勐海縣的交界處，就在從景洪市去勐海縣城的214國道邊上，距離景洪市區僅大約30公里，離勐海縣也只有約25公里，交通便捷。南糯山自古以來就是瀾滄江下游西岸最著名的古茶山，被譽為「普洱古茶第一寨（山）」。民國以後被列為普洱茶「新六大茶山」之首。「新六大茶山」是相對於「古六大茶山」而言，新六大茶山是民國以後崛起的茶山，古六大茶山則於明清時期就已興盛，是朝廷貢茶區。「古六大茶山」蠻磚、革登、倚邦、莽枝、攸樂（基諾）、曼撒（易武），均位於瀾滄江以東（又稱江內），故又稱「江內六大茶山」；「新六大茶山」南糯、布朗、巴達、勐宋、景邁、南嶠（勐遮），均位於瀾滄江以西（又稱江外），所以又稱「江外六大茶山」。正因為南糯山是西雙版納歷史悠久、面積廣大的古茶區，有可觀賞的豐富古茶樹資源，而且從景洪市和勐海縣城去都很近，可乘車沿214國道直達山下，徒步行走的路程很短，遊人可以很快夢幻般地與深邃的原始森林植被和古老茶園零距離接觸。因此，南糯山是西雙版納最熱門的古茶山，到西雙版納看茶山的遊客幾乎都會到南糯山光顧。

我們乘車從勐海縣城出發上214國道，一路上聽彭哲主任和當地陪同講南糯山的故事和傳說。有個傳說是，諸葛亮帶兵南征時曾經路過南糯山。當時他隊伍裏許多將士水土不服害起眼病，嚴重影響行軍作戰。諸葛亮行至南糯山石頭寨附近，見周圍林木葱蘢，空氣清新，一時興起，猛然將自己的枴杖往路旁石頭上一插，說時遲那時快，但見那枴杖轉眼間變成了一棵茶樹，長出青翠的茶葉。兵將們歡呼雀躍，爭相摘下茶葉煮水，喝下茶湯眼病竟然就好了。這就是南糯山出現的第一株茶樹。於是遠近百姓們就把石頭寨旁的茶山叫做「孔明山」，山上的茶樹稱為「孔明樹」。據已有的史料記載，諸葛亮南征肯定沒有到過西雙版納，他植茶南糯山的傳說只是人們對他表達的崇敬。還有故事說南糯山真正得名來自山上哈尼族人的美食「筍醬」。很久以前南糯山住的都是哈尼族人，但他們都歸山下的傣族土司管轄。有一年傣族土司到南糯山巡視，當地哈尼族頭人設宴招待，席上的筍醬讓土司吃得十分喜歡，於是要求哈尼族人每年要進貢筍醬。「筍醬」傣語稱「南糯」，傣族土司管的地方，自然是用傣語來命名。南糯山因此出名並得名，「南糯山」就是「出筍醬的山」。

不到半小時，我們的車就從214國道拐上了進南糯山的林間土路，車子沿山坡穿林子，道路兩邊滿目皆是茶樹。林木、茶樹、民居、雲霧連為一體，一幅充滿動感、富有靈性的山水畫。坡上連片的古茶樹林與樟樹、桂花、蘇木、栗樹等植物混生。點綴村民房前屋後的，也盡是根莖古老、形狀奇異的古茶樹。與茶「同居」是南糯山村寨的靚麗風景線。約又20分鐘，我們來到山上一個坳口，這裏有一小塊沙礫平地，有些身着少數民族服飾的村民在這裏擺攤賣散裝茶葉和竹筒茶膏，還有一些小的竹木製品。茶葉葉膏都很便宜，當地陪同說，2000年以前這裏的茶葉價格非常低，才幾塊錢一公斤，古樹茶更不值錢，台地茶比古樹茶貴。從2004年開始茶葉價格才真被炒起來，都是外面人來炒的。

我們在這裏轉了轉，陪同就帶我們步行走進旁邊的林中土路。我們是要先走去附近坡上的竹林寨，然後再從竹林寨步行去茶王樹所在的古茶園。竹林寨是南糯山腹地的一個自然村。從地理位置講是南糯山最適於種植茶葉的區域，海拔較高而且生態環境最好。因此竹林寨是南糯山區古茶園較為集中的一個寨子。從竹林寨走去南糯山茶王樹所在的半坡老寨，約5公里山路兩邊都是連片的古茶園，是觀賞和體驗南糯山古茶園的最佳路線。

那時南糯山許多村寨和茶園還沒有通車路，來去都要步行爬坡穿林。到竹林寨也沒有車路，我們沿着山樑上的林間土路步行了約兩公里，才來到竹林寨最高坡上的一座竹樓。這座竹樓的主人是位40多歲的布朗族漢子，是竹林寨的副村長。據說最早在南糯山區種茶的是布朗族人。傳說



◆南糯山是西雙版納最熱門的古茶山。 作者供圖

1,700年前南糯山上就有種茶，實際上南糯山最早什麼時候有人種茶已不可考。但據說直到南詔國時期布朗族的先民還在此種茶。布朗族人遷離南糯山後，留下的茶山由遷來的哈尼族人繼承。根據當地哈尼族人的父子連名制推算，哈尼族人已經在南糯山生活了57至58代，即他們在這裏守護古茶園已至少有1,100多年的時間。現在南糯山上居民基本上都是哈尼族，布朗族等其他民族很少。這位布朗族漢子憨厚熱情，用青竹筒裝鮮茶葉，在火塘上烤茶給我們喝。我第一次喝到這種竹筒鮮茶水，覺得十分清香鮮爽，清新提神。竹樓建在陡坡上，竹樓旁邊有個小平台。平台這裏的海拔應超過1,500米，在平台上環顧遠望，一覽眾山小，南糯風光盡收眼底。南糯山坐落在勐海縣東北側，屹立在流沙河東岸，與勐海另一座著名茶山帕沙山隔南臥河相望。據原雲南省農科院茶葉研究所所長張順高先生描繪，南糯山空間範圍從南臥河西岸起（東岸為帕沙山與雷達山），至南拉河（流沙河支流）東岸止，往北以勐宋鄉三邁山與格朗和鄉南糯山腳的流沙河為止，往南以黑龍潭為界，處於「三河一潭」之間，總面積約150平方公里。我坐在平台一個獨木墩上，喝着竹筒鮮茶放眼遠眺，但見藍天白雲下莽莽蒼蒼，漫山遍野皆是茶樹，近處山谷林木葱鬱，遠方山峰雲蒸霞蔚，山林間不時裊裊飄出如薄紗般的仙氣，古老的南糯山還真有幾分神秘。

◆作者邊喝竹筒鮮茶邊放眼遠眺。 作者供圖

豆棚閒話

◆青絲

水形物語

每年冬天，新雪初霽，就會有一個「文藝梗」被大肆轉發：「一下雪，北京就變成了北平！」如果從不同的角度理解這句話，我更想從意象上詮釋這句話的敘事邏輯：下雪後，所有的河流池塘都被冰雪封凍覆蓋，只剩下光禿禿的混凝土建築，城市成為了一個失去流動之水的框架，構成了一幅蕭索黯淡的平面圖景。

很多人喜歡有水的地方，是喜歡水生生不息、永不枯竭的流動狀態，靜態的水，美學價值是很空洞化的。我位於湖南的祖籍地，沒有河網，也沒有大型湖泊，只有一些小池塘，便無法支撐水形物語的敘事。人們站在池塘邊嗅着荷葉的清新和淤泥的味道，與鄉村慣有的蟲鳴蛙鼓融合在一起，很容易產生一種誤入藕花深處，迷失方向、找不到出路的錯覺。生活在這種地方的人，會很羨慕有河流、有船的地方。

千百年來，江南之所以成為無數人心目中富足、安逸的符號，一個蘊藏豐厚歷史的想像性空間，就是流水讓環境與人的關係變得更為鮮活——烏篷小船緩慢地駛過一個個石拱橋，河道兩邊的吊腳木樓上，窗戶的竹簾半卷，老嫗蹲在岸邊的石階上捶洗衣服，淡淡的水腥氣在空中悄悄蔓延，最後又幻化成為白牆粉壁上的一抹抹苔印……流水與人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都渾然一體。

還有些地方，如威尼斯、曼谷，船是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比汽車數量還多。不管城市各處高樓大廈裏的生活節奏有多快多繁忙，水上的生活卻是悠閒自在，不慌不忙的，那種從容曠放的趣味，很能滿足人們對理想生活所作的回顧與想像。

流水也是文人表達率真情感的寫實題材。1922年，英國作家毛姆由中南半島逆伊洛瓦底江而上，乘船抵達仰光，隨後又一路遊歷泰國、柬埔寨、越南。他用文字記錄了自己的沿途所見：「日落彼岸，西天一片紅雲倒映於靜靜的伊洛瓦底江。波瀾不興，恍若止水，遠處有孤舟漁夫勞作。」凡是能夠直擊人心的文字，其實都像流水一樣，是透明、敞開的，即使整整一百年後的今天，仍能讀出這段文字的清澈通透，毫無塵心。

我有一個遷居海外多年的朋友，每次回來探親，總會感嘆城市的滄桑巨變，從各種現代建築景觀已經找不到昔日的生活記憶。唯一還能牽動起他對故鄉遙遠情思的元素，是樣貌始終不變的河流。而且這種對水的記憶，超越了時間和地域，已被刻入了DNA。他說有一次在國外的小河垂釣，收穫了不少淡水魚，拿回家請母親料理烹飪，吃的時候全家人都呆住了，覺得就是數十年前嘗過、出自家鄉河流的魚的味道。或許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客居異國數十年，隱蔽的心思仍一直與故鄉的河流生活在一起，從來就沒有離開過。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菩提路上

弘一大師的足跡

九十七

佛理對聯選之六

弘一大師的另一學生劉質平視老師如父親。劉質平家境貧窮，當年得李叔同資助和鼓勵到日本留學。

弘一大師在浙江鎮海伏龍寺駐錫時，劉質平曾侍奉一個多月，臨別之時，弘一大師對劉質平說：「我自入山以來，承你供養，我知你教書以來，沒有積蓄，這批字件，將來信佛居士們中，必有有緣人出資收藏，你亦可將此款作養老及子女留學費用。」此批墨寶共有200多件，單是對聯已有30多副。但劉質平並沒有把墨寶據為己有，計劃舉行書展，以印刷品作為送贈，將真跡由國家保留。可惜，日軍侵華，逃難時的劉質平為保墨跡，千辛萬苦，寧不要性命，也在所不惜。結果還是不能全部保留。

註：「駐錫」意為僧人出行以錫杖自隨，故稱僧人住止為駐錫。

善悟無礙
永得大安

弘一大師撰
素仲配畫
丁酉冬

浮城誌

◆魏以進

也似微塵

黃柏河從小溪塔流過，一路歡歌去了長江。每當太陽升起，我就站在講台上，與孩子們一起誦讀經典。新學期開學，我又接手了一個特殊的班級，面對小草一樣的群體，心底的微瀾被一絲一絲掀起。上課第一天，我注視着班裏的孩子，孩子們也仰頭認真地望着我。如果不讓這些孩子接受更好的啟蒙，那麼一個老師站在講台上就失去了意義。

若林是我剛當老師時教過的學生，當初也是少不更事，對學習始終提不起興趣，什麼教育方法都嘗試過，但最終收效甚微。等醒悟過來時，已是初三，因而與高中失之交臂，後悔也沒了用。但他對木工感興趣，甚至上課都在琢磨，簡直到了癡迷的程度。匆匆上了幾天技校，揮灑青春之餘，幹上了木工。當時城鎮青年鮮有從事手工活的，他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不是一般的木工，他愛動腦，肯鑽研，見過的工藝一看就會。日子在漫不經心中一天天流逝，他娶妻生子，吃穿不愁。機遇總是垂青有準備的人，趕上房地產開發，高樓大廈像雨後春筍一樣拔地而起，室內裝修成了熱門話題。大顯身手的時刻到了，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若林開始招收徒弟，隊伍逐漸壯大。為了接手更多的業務，他註冊了公司，像是給自己插上騰飛的翅膀。多年以後，同學聚會，他的自信、大方，讓昔日那些照搬教科書的同窗汗顏。

年少時，應該看到更多的人生可能，詩與遠方，還有雪山和草地。現在看來，若林他們確實失去了一些可能，但並不等於陷入不幸。從小到大，父母、老師灌輸給孩子的就是好好讀書，考個好大學，找個好工作。其實困惑與漏洞不少，沒能走上這條既定的人生道路，也就是進入現在所說的體制內，難道就是失敗？人生中有許多必須和應該，但其實步入社會之後，你就會發現很多所謂的天經地義並不如此，恰恰是對其的執念，反而會成為人生痛苦的根源。若林走過來了，人生的軌跡便是明證，條條大路通羅馬。

年逾半百之後，忽然發現，人生的道路其實是多元的，像若林，做自己喜歡的事，就是一種成功，一種證實自我存在價值的有效途徑。於是多了平常心，多了包容與欣賞，對學生，對自己。人活着有什麼意義？活着本身就是意義，就是不容忽視的坐標和原點。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若非要問為什麼，來時大造聲勢，呼喚更多的人為之忙碌，宣告報到的隆重；去時卻似一粒微塵，飄忽寰宇，悄然無聲，像昨夜的雪花。

詩詞偶拾

◆范詩銀

鷓鴣天・冬興八章

其一

白日何從吻綠江，江瀾一派雪茫茫。
天垂地遠渾無色，波晏聲消迷大荒。
來片片，去蒼蒼。蒹葭搖落野芳霜。
閒風淡淡皴風骨，自在流雲自在涼。

其二

轡勒鞍銜鼙鼓撾，穹廬撥醉鐵琵琶。
中軍直去貝加爾，鋒將堪憐兩袖沙。
黃鵠影，紫霄霞。河東柞錦隴西麻。
壯懷幾丈肝和膽，遺我殘纓碧血花。

其三

疊錯群山開雁門，雁聲嘹嚦忘初聞。
野狼谷外兒郎影，漳水河邊淚血痕。
風烈烈，日熏熏。旌旗半卷凍衣塵，
胡為悲哭胡為笑，望裏英雄夢裏人。

其四

海不揚波半勺寒，山楓別過九重丹。
送君窺月八千米，煉石鑲穹一萬年。
鵬翼舉，鏡光旋。連番筋斗白藍煙。
飄然飛去終難去，小小寰球依舊圓。

其五

南望牽牛河畔高，相呼北斗七星瓢。
一章一頁玉宸殿，心醉心醒金水橋。
簽竹笏，授旌旄。虎符在握箭懸腰。
武韜不為泥爐老，又放新鴻薄九霄。

其六

無恙山河一抹青，有緣太白照天明。
幾多浮妄若浮土，惆論前生與後生。
寬窄巷，短長亭。樓台花雨草簷凌。
二三子約期來世，硃筆閒描圈已經。

其七

三百篇來頌雅風，三千年裏詠桃紅。
韻行韻字癡心許，詩脈詩經載夢同。
聲朗俊，笑從容。宜修要眇露零中。
大江素繪東流去，點點淒惶道不窮。

其八

鼓翼乘龍縣復旗，先賢新秀競依依。
十年栽就鳳凰樹，百卷安排軍旅詩。
長干里，浣花溪。瓢泉赤壁汨羅祠。
冰心九轉憑誰解，羞問蒼生知不知。

來鴻

◆胡賽標

傳承

阿德是土樓營造技藝傳承人徐松生師傅收的最後一個徒弟了。

那是1980年代的事。那時，時興大建土樓。阿德原是泥水師傅，他想跟着徐師傅學夯牆，做一個夯牆大師傅。

徐師傅是營造土樓的第四代傳人，功夫扎實，活兒很火。阿德拜徐師傅時，已經不太講究繁瑣的拜師禮儀了。春節時，阿德給徐師傅送去了一隻大雞髀，請師傅吃了一餐飯，就算是舉行過拜師儀式了。

阿德沒有想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上川村建最後一座圓樓後，土樓興建就停止了，大家紛紛搬出大土樓，各自興建鋼筋水泥房子了。

建土樓時，徐師傅是很嚴格的，目光是雞蛋裏挑骨頭的那種。有一次，夯土牆，阿德沒有嚴格按「梅花點杵法」，「三春四走唇」夯築，即先在牆中間下杵，這樣使牆枋不會移動；再在牆枋邊沿各下一杵，又在其二者間下一杵，最後在牆枋邊沿加春一次。夯點層迭相壓，先疏後密，使泥土均勻結實。結果被徐師傅批評了，阿德臉上紅一陣白一陣，訕訕的。那晚，徐師傅請阿德去吃個飯，阿德心裏更是覺得慚愧。徐師傅語氣並不尖利，只是輕輕地說一聲：春牆建房，人命關天，不可隨便啊。徐師傅給阿德和另一個徒弟各夾了一個菜。阿德的頭低了下去，徐師傅的話刻在他的心肌上了。

這幾年，阿德的學藝轉到了維修土樓上。有一天，阿德去大溪坑頭村維修廣源樓。徐師傅悄悄地去看。

廣源樓是一座三層方樓。石門兩側，石灰牆皮有些脫落，裸露出斑駁的黃牆石腳……樓前一口鯉魚形池塘，一叢夏荷大多已經枯萎，只剩幾片荷葉葱綠。樓左側長坪放着一堆木料。邊上五、六棵棕櫚樹長得蓊蓊鬱鬱。進入樓內，天井裏扔下的舊木椽子、磚頭瓦礫，一片零亂。角落的石臼，廚房門壁懸掛的陳舊衣物，七零八落。天井有一隻瓦罐，種了一棵桂花樹，還沒有開花，葉子蒙着一層細細的灰，似乎抵抗着時光的荒漠……二樓蜂箱裏，有幾隻蜜蜂飛進飛出……

徐師傅喊一聲，阿德在屋瓦上應了。徐師傅脫去外衣，先在二樓屋簷上幫助釘板，換瓦。不久，他脫去襯衣，穿着短袖運動衣，攀着梯子上了屋頂。聽見他喊：阿德，這個溝槽為什麼這樣蓋呢？……他給阿德示範、指點。阿德不怎麼說話，默默地看他疊瓦。「桷子要與桁條平啊，這樣斜度大，下大雨出水快，才不會滯水倒灌……」他的語氣有點急，臉色漲紅。

不久，小工叫喝茶。徐師傅遞根煙給阿德，又問：桷子為什麼這麼釘啊？阿德遲疑一下，說：是我外請了一個師傅，現在他們都這樣釘的。徐師傅眼神飄移出去，臉色微紅，道：「自己請的，自己就要把關好，自己的名聲啊。」阿德默然，吸口煙，望着地板。

徐師傅告訴阿德一個故事：幾十年前，下洋供電所租新街的一座老樓，發現一到下大雨，就有雨水從屋瓦上漏下來，房間裏只得用臉盆來盛水。請了泥水師傅翻檢了幾次，仍然漏雨。供電所曾所長請徐師傅去看。他一看，明白了，重新翻修，想它漏雨都不會漏了。曾所長很感激，將供電所的水泥工程都交給他去做。

原來，漏雨的原因是桷子沒有埋入桁條中，瓦溝的斜度小，出水緩，造成瓦槽的蓄水溯洄倒灌，從瓦縫間漫溢，漏下房間來……又有一次，阿德一夥去維修月流村的圓樓。徐師傅抽空去看，他站在二樓環形走廊上，凝望對面黛黑屋瓦，阿德正鋪瓦抹灰。雪白的簷口與潔白的擋水板，織成二條皓皎的環線不斷延伸開去，特別惹眼。「阿德，你下來一下。」徐師傅柔聲地向對面喊了一句。聲音在空曠的天井上空清晰迴響。黛青色的屋頂上有一條若隱若現的白線發亮。

屋瓦上有師傅在走動，像黑白片時代的影像。有位師傅踩着梯子一步步走向屋簷口，傳遞灰沙。「阿德，你下來一下。」徐師傅又衝屋頂喊了一聲，聲調沉穩而柔和。對面終於傳來了渺渺的回音。

不一會，穿着迷彩服的阿德來了，樸實口訥的樣子。徐師傅柔聲說：「你那瓦簷線會好看嗎？」阿德囁嚅道：「怎麼不好？」阿德想了片刻，說：「不夠直嗎？」徐師傅眺望對面，說：「對啊，這樣鋪怎麼能看呢？」阿德站立着，沒有說話。徐師傅穿過木廊道，爬上梯子，走上屋頂，脫了皮鞋，慢慢挪到屋簷邊……他六十多歲了，身體還硬朗，但動作看上去有些緩慢。他戴着草帽，光着腳丫，拿着灰匙，鋪瓦、抹灰……阿德坐在他後面，抽煙、遞瓦、凝望。徐師傅輕聲道：「有些事要認真。認真也是一種善良，善良上天自會給福報。」阿德一聽，點點頭，微笑起來……